



金宇澄先生当然是因为《繁花》而闻名,王家卫和胡歌也不知道得用多久才能打磨出同名电影版的沪上众生相,不过我倒还喜欢金宇澄的另一部作品——《回望》,因为回望里,除了有岁月,还有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寸断柔情和百感交集。

时代是需要回望的,当你老了,尤其是。回望的时代里,老物件,老伙伴,尘封的信,陈年的酒,以及熟悉的歌,都是引子,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连着看了好几期的《时光音乐会》,也连着发过好几次感慨,忆昨,已是流水悠悠匆匆过,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小柯这一期,有点意外,不是意外那些自己如今已经唱不出的歌曲,而是他讲的一段段“红着脸躲避”的青春故事。那些《将爱情进行到底》《谁》《因为爱情》《想把我唱给你听》《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旋律之后,应该也有一个又一个的影子,在对应着谱写一个又一个凝华的灵感。这些歌不是我的少年青涩回忆,却贯穿了自己从白衣胜雪到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包括这些歌在内,对流行音乐听的多,学的少,像少年时候在随身听里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放从前奏到发音恨不得全扒下来的劲头儿,早就被日复一日的生计与奋斗目标冲淡了,《将爱情

进行到底》《谁》《因为爱情》《想把我唱给你听》《最熟悉的陌生人》,只不过是因为陈明、王菲、陈奕迅、萧亚轩们治愈的声音和李亚鹏扮演的杨峰把诺基亚手机举向大海时忽然触碰的画面组合一起后带来的煽情作品,偶尔漫上心头,很快就散于饭局应酬里浅斟低吟的酒尽歌慵。

只有听了小柯自己的故事,才恍然明白,我慢慢将要遗忘的时光,把他他们变成了歌,久久传唱。让青春与时代的纠缠与相伴,变成了不仅仅是小柯的,还可以是永远25岁谭咏麟的、快成大叔级任贤齐的、洒脱成妖林志炫的、一直拿她当小姑娘谁知道也快四十岁的郁可唯的、温和如玉徐均朔的讲述故事,这故事里有相同的真情实感和不一样的开头结局,在相同的旋律里,由荒井十一慢火烘焙,散发出不同于原味的另味别香,情难禁,缘未了,歌不停。

前几天刷抖音的时候,还刷到了一首快要遗忘了的老歌。这首歌曾经非常喜欢,喜欢到无人的时候会哼唱,写信的时候会引用,子夜听广播里伍洲彤主持《零点乐话》时会忍不住点播,“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昨夜的那一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巫启

贤的《你是我的唯一》。刷到这首歌的时候,旋律把我带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同样喜欢的歌和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岁月暗淡的同伴们的笑脸,一幕幕浮现。那时文章的《望天》,王秀如、陆孔生的《我们面对面的坐着》,庹宗华的《算不算是一对恋人》,陈升的《北京一夜》,郑智化的《让我拥抱你入梦》,姜育恒的《旅》,周华健的《不愿一个人》,谭咏麟的《情缘巴士站》,都是没那么流行但又很击中内心的心爱之作,这些歌曾经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但其实,真的需要有一个小柯这样的人重新帮你收拾起旧画面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时代已经走了那么久,回忆已经冲刷得那么浅。

此时的《时光音乐会》,彼时的《围炉音乐会》,是用情怀当卖点的娱乐档,卖不动了,收视率低了,就不再有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黯然撤出黄金时段。可是那些歌,那些时代回忆,那些因为歌而记住的人和事,仍旧会在再一次需要情怀的时候再度聆听,再度回忆,再度重逢,因为说到底,那是在我们的岁月里,一下子就击中内心的共情碰撞啊,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会懂,来日纵是千千阙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



用温暖的方式关注乡村美育

去兴趣班里学乐器,去少年宫练合唱,去美术馆看展览……城市里的孩子觉得稀松平常,但在大部分乡村还很难实现。过去我们关注乡村教育,总是看孩子们缺不缺铅笔、缺不缺校服。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千万乡村孩子穿衣吃饭已不再成问题,而音乐、美术、舞蹈等审美教育,则成为乡村教育发展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一片洼地。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而在乡村教育中,不得不重视美育环节中已经形成的城乡差距。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季播公益乡村美育慢综艺《田野里的歌声》就看到了这一问题,用慢综艺的形式传达了乡村美育理念,在情感共鸣中唤起了大众对于乡村美育的关注。

审美需求是个体生存需求中较高级的精神需要,也是人的本能需要。乡村孩子们也需要具有认识美、爱好美、创造美的能力,他们需要学习对于“美”的认识和表达。《田野里的歌声》这档节目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看见了乡村孩子的美育需求。整个节目的核心事件——“成立合唱团”,就巧妙地凸现了这一点。《田野里的歌声》所进行的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以及美育理念,不仅唤起了观众对美育的关注,也充分体现了春风化雨式的教育精神。在节目中几位嘉宾在帮助孩子们提升音乐技巧的同时,也不忘对他们进行情感的引导教育。他们对合唱团里遇到音准问题的孩子耐心开

导,对性格内向的孩子像朋友一样聊天,在这个沉浸式互动过程中,作为老师的他们不仅教会了孩子们唱歌,也教会他们如何表达快乐、表达自我,用艺术的方式抒发内心的情感。这种用情怀育人的温暖方式,也为新时代的教育实践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节目另一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引发观众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让乡村美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经由情感共鸣在观众的精神层面实现凝聚共识。首先,少年的真挚最能引发观众共鸣。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田野里的歌声》更加突出孩子们真实的生命体验。21个孩子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坐姿五花八门,虽然看起来不那么专业,但他们眼神中对于音乐的渴望却最是动人。如节目中来自宁夏中卫上川村的回族女孩李雯,认真地唱着《我是宁夏川的娃》,歌词里那些远方的驼铃和沙漠,在小女孩稚嫩的声音衬托下显得生动可感。孩子们纯真的歌声和由衷的倾诉,迎合了观众追求本真的深层心理认同,让观众的情感与之产生了亲切的关联,也将孩子们的真实需要放在了自己心上。

除了少年的纯真,乡村的魅力也引发了观众情感的共振。一幅幅美丽乡村建设的画面,让观众内心自发地产生惊叹、赞美,深度地卷入节目情绪感染过程。如在田野采风的故事情境中,孩子们要去收集最美的声音,于是田野里的水声、树上的蝉鸣、敲击南瓜的声音、编

制麦秸扇的声音、爷爷奶奶在田间劳作时唱的歌、戏台上的越剧、畲族人的民歌……都成为孩子们感受到的乡村之美。在这个过程中,节目将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很多宏大的含义巧妙地寓于音乐这一微观视角之中。跟着孩子们的耳朵,观众以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听见”了美丽乡村新面貌,“听见”了文化的传承。

最后,观众的共情还是来自当下社会的情感结构之中。个人的情感体验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结构,节目立意只有顺应社会情感,才能使观众形成正向的情感投射。近几年来,我国面向义务教育进行了多次改革,如修订教材、“双减”政策等,目的都是减轻孩子们的学业负担,提倡综合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与此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打破乡村教育局限,缩小城乡教育差异,也是集全社会之力共举的大计。受思想观念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乡村学校确实缺少落实美育的基础,美育发展与城市相比较为薄弱,甚至十分艰难,大众关注乡村美育的情感取向不言而喻。因此,《田野里的歌声》这一节目能够引起观众情感共振的关键就在于呼应了当下社会共同的情感取向——让教育回归本质,以美为导向、以快乐为抓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人才。这不仅是关乎每一个孩子快乐成长的情感取向,也是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共识。

据《学习强国》

让戏曲“破圈”



正在热播的戏曲文化创新节目《最美中国戏》以沉浸式的戏曲文化体验,力求多方位展现戏曲文化的魅力。

一景一舞台、一曲一故事,这档节目的创新与可贵之处便在于,它从真正意义上跨出了舞台、摒弃了说教,以最直观的方式向屏幕前的“小白”介绍一件戏服、一张脸谱、一段唱词。它们就像是通往梨园世界的钥匙,节目并没有选择直接敞开大门,而是将钥匙交给观众,期待他们自己打开。

听鹂馆、佛香阁、德和园、知春亭、苏州街、清晏舫、鱼藻轩……在《最美中国戏》中,一众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逐一亮相,这座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正是节目的全实景拍摄地。颐和园与戏曲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听鹂馆本是皇家听戏赏曲的场所,德和园大戏楼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建筑规模最大的古戏楼,可以说两者都见证了中国京剧发展的沧海桑田。每期节目中,颐和戏社社长汪涵与“小班事”张颜齐、刘佳艺携手不同演艺领域的飞行嘉宾以课堂、访谈、演出的形式共同探索传统文化。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歌手王菊和董力加入节目中,都是首次接触戏曲的二人以出演“包拯”和“钟馗”为目标,从脸谱、唱腔、身段等入手,全方位走进净行。从基本的晨功、排练时的抠细节、演出前的勾脸到最后的登台,二人来了次全套体验,最后登台竟也像模像样、颇有架势。屏幕前的观众似乎也共同进行了一场时空之旅,舞台上的热闹与绚丽变得触手可及,戏曲的精髓正是在这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最能体会。

从“开园大戏”起,《最美中国戏》的表现就令人眼前一亮,首期节目选择了汤显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欣赏门槛高,表演门槛更高,怎么把节目拍得好看?节目另辟蹊径,并不强求嘉宾拘泥于一种表演形式,而是选择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相遇”的中西文化碰撞引出《临川四梦》。音乐剧演员阿云嘎与演员李菲儿分饰莎士比亚和梦神,结合颐和园的夜景呈现出“梦中梦、戏中戏”的场景,与专业戏曲演员们一同为观众带来如梦似幻的连台大戏。

待到“丑角游园会”一期节目中,嘉宾杨迪和沈梦辰领到了寻找丑角“金无名”的任务,丑角们的拿手好戏在任务进行间自然而然地得到一一展现。丑行演员们还在节目中揭秘了不少“冷知识”:丑角不画脸,其他人不能画;后台戏箱子,只有丑角能坐;大家都得拜祖师爷,唯有丑角可以不拜……

所谓无丑不成戏,戏曲舞台上角无大小,演员们兢兢业业只为塑造好角色。当豫剧名家金不换惊喜登场游园会,凭借《七品芝麻官》收获满堂喝彩;当游园会中矮子功、帽翅功博得连连叫好;当专业演员们被问及后不后悔选择丑行时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没有人再揶揄丑角们滑稽夸张的造型,没有人再看轻他们在舞台之上的分量。他们是舞台上的配角,却也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源于生活的戏曲从情感中汲取养分,唱尽人生百态与人情冷暖。如今,也唯有当这份艺术魅力直抵人心,戏曲才能实现真正地“破圈”。 王文